



卡洛·雪德斯 / 布蘭琪·霍華◎著
勵啓明◎譯

普立茲文學獎大師
卡洛·雪德斯
重量之作



暫時單身

A Celibate Season

普立茲文學獎暢銷作家卡洛·雪德斯、
報章媒體寵兒布蘭琪·霍華聯手勾勒現代家庭的轉變與辛酸

分隔兩地是婚姻關係起變化的開始嗎？
權力、金錢、榮耀、寂寞、誘惑接踵而來，在在影響著夫妻感情嗎？
且看Jock及Chas以傳統的魚雁往返方式抒發現代夫妻間的種種感情問題。



卡洛·雪德斯 / 布蘭琪·霍華◎著
勵啓明◎譯

普立茲文學獎大師
卡洛·雪德斯
重量之作



暫時單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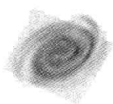
A Celibate Season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行編目資料

暫時單身／卡洛·雪德斯, 布蘭琪·霍華作；
勵啓明譯.-- 初版. -- 臺北市：恆星國際文
化, 2002 [民 91]
面： 公分
譯自：A celibate season
ISBN 986-7982-15-0 (平裝)

874.57

91006208



系列 LITERARY STAR

書名 **暫時單身** Season A Celibate

作者 卡洛·雪德斯／布蘭琪·霍華
譯者 勵啓明
責任編輯 林美玲

發行人 羅順楷
創意總監 余佳璋
叢書主編 洪季楨
版面構成 王心怡

發行所 恆星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中正區(100)金華街 17 號 10 樓
電話 886-2-2393-0085
傳真 886-2-2341-1779
E-mail hengsing@ms67. hinet. net
郵政劃撥 19606222 · 恆星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書店經銷 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服務電話 886-2-2249-6108
服務傳真 886-2-2249-6103

定價 220 元
ISBN 986-7982-15-0
出版日期 2002 年 6 月 1 日

出版聲明

- ◎ 本書內文、封面、版面之著作權由恆星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享有，未經同意擅自翻印、改作或以其他方式侵犯著作權者，著作權人當依法追究其民、刑事法律責任。
- ◎ 欲利用本書全部或部分內容者，須徵求恆星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同意或書面授權，請洽編輯部（電話：886-2-2393-0085）

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卡洛致布蘭琪，布蘭琪致卡洛：
獻給我們在魚雁往返裡滋長的堅固友誼。



卡洛爲人慷慨，並且誠懇。我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這些特質，正是一群爲數頗多，擁有寫作才能，卻把天賦濫用在傷害他人的執筆者，所沒有的美德。如同那些在杜魯門·卡波特（Truman Capote）的遲暮之年，因爲他酗酒和粗暴的言行，對他避而遠之的畢生摯友和贊助者們，被他在文章中極盡嘲諷之能事，他還將他們形容的無比冷酷。我認爲那些在布倫貝里（The Bloomsbury）¹的人也同樣假道學。先是理所當然地接受歐特琳·莫瑞爾夫人（Lady Ottoline Morrell）²的殷勤款待，並且對歐特琳夫人的愛好諂媚地逢迎，接著又以狀似開玩笑，事實上卻極惡意地，把她批評的一文不值。不過，即使歐特琳夫人已被他們形容成：「過分誇張、炫耀的風格，活像個妓女。」吳爾芙（Virginia Woolf）³仍在給姊姊的一封信裡寫道：「有人說賈辛頓（Garsington）⁴爲人太過虛假，不過，我還是會待在布倫貝里吧。」

一九七〇年初，我和卡洛在渥太華（Ottawa）第一次見面。一個我們都熟識的朋友，帶我來到雪德斯家那幢寬大又漂亮的紅磚屋時，卡洛正在自家車庫的車道上，舉辦一場「大學女生俱樂部」的讀書會（University Women's Club book discussion group）。當時我的第一本小說《幕後黑手》（The Manipulator），剛被出版商所接受，而卡洛的第一本袖珍詩集《餘人》（Others）則已經發行了。我們很快發現彼此都是個「書蟲」（book person），我的意思是，我們都在很小就養成了每天閱讀的習慣，而且是需求量極大、狼吞虎嚥的閱讀。如果不是這樣，就像是一天沒有吃飯似的。所以我們都可稱得上是「以書爲生」的人。

一九七三年的政壇危機，促使我和我先生回到溫哥華。我以爲我和卡洛之間短暫的交情，大概也只會維持這種程度吧。直到一九七五

年，她接到第一本小說《小慶典》（Small Ceremonies）的合約時，我才知道事情並不像我所想的。當時我的另外兩本小說被出版商接受了，沒想到我也因此成為卡洛眼中可以「請教」的「專家」。那時卡洛人在法國，因為她先生唐恩受聘於當地一所大學，任職客座教授。

我除了要她「抓住感覺」之外，我不記得我還給了她任何足以稱得上智慧的至理名言。我以前沒讀過卡洛的文章，不過，初次讀到她的書時，心中那股難以言喻的震驚，我到現在還清楚的記得。或許是因為我還沒來得及做好心理準備，迎接她文章裡那些成熟的文字、優美的轉折、令人驚喜的筆觸吧。書中有一場派對的場景十分有趣，一個婦人說了一段話：「切記，芭妮，還有比讓精液流得滿腿都是，更美好的性呢！」如晴天霹靂般，我發現，幸好我沒有多事，給她任何其他「足以稱得上智慧的至理名言」。

基於某些原因，我們又開始通信。卡洛愛死了收到信的感覺。有一次我和我先生一起到巴黎拜訪他們，我們倆都對卡洛每天一次，有時甚至是每天兩次，急著到信箱看看有沒有收到信的那股熱忱，感到莞爾不已。這兒可是法國呢，有什麼人會知道要寄信來？然而她急著伸手到信箱裡的樣子，真讓人以為她正在信箱中找尋生命的意義！或許，她真找到了也說不定！雖然在七〇年代，日常生活的溝通，已逐漸由傳真和電子郵件所取代，我們年復一年魚雁往返的習慣，也似乎成了維多利亞時代的遊戲，不過，我們還是樂此不疲呢。

我把卡洛寄來的信都匯整成一個檔案，慢慢地，我把我回給她的信也都影印了一份，加進檔案裡。累積到現在，這份檔案足足有三英吋厚。我們決定合作寫書之後，我下定決心要把這份檔案分成一人一半，而我終於完成時，卻已經是一九八三年——卡洛到溫哥

華來參加書展的時候了。

卡洛一家人後來搬到溫尼伯（Winnipeg）居住，而我仍然住在溫哥華（Vancouver）。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〇年期間，她們曾在溫哥華住過兩年。那段時間我和卡洛都很高興，能和對方面對面的接觸和交流，而不只是書信的來往。大概每個人都遇到過，和情人或是朋友之間，因為觀念或興趣不同而漸行漸遠。我和卡洛可說十分幸運，因為我先生和她先生彼此也同樣志趣相投。我們會互相邀請對方共進晚餐，或是一起駕駛帆船出海。參加晚宴時，我們也常會一起跳舞。

好景不常，這樣快樂的日子只維持了兩年，他們就因為唐恩接受了曼尼托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的聘書，搬到溫尼伯去住。現在，除了仍然寫信交換有關讀書、家庭、工作和當地天氣之類的心得外，我們還開始練習看對方其他文章的原稿（我們一直到現在都還保持著這個習慣）。一九八一年，我還會批評《善變的女人》（A Fairly Conventional Woman）那本書，質疑為什麼布蘭達要穿著她的法蘭絨晚禮服和巴利上床？

雖然有許多作家極力避免，不過，我們的小說最後會變成書信格式，我想也是其來有自的吧。卡洛比我先注意到，雖說女性主義的革命解放了許多婦女，卻也使她們的事業和家庭開始產生衝突，於是我們決定讓故事中的夫妻分隔兩地。除此之外，我們還沒有其他想法——對我而言，沒有計畫是很平常的事，然而對卡洛則不然。她通常都會清楚地知道，自己該如何進行她的小說，而且每天都能固定交出三頁已經修改完的稿子。

不像故事裡的主角查斯（佳絲琳對查爾斯的暱稱）和小佳（查

爾斯對佳絲琳的暱稱)，在我和卡洛的真實生活中，都沒有體會過夫妻分隔兩地這回事。不論先生帶我們到哪，我和卡洛都能適應的很好，或許是因為社會經歷的累積使然；五〇年代，當卡洛還是個單身貴族時，我已經是個年輕的妻子和母親了，但是當「成為稱職的家庭主婦」在接下來的十年內，變成高伯瑞（Galbraith）所鼓吹的「唾手可得的社會美德」之後，這項美德卻似乎變成了與生俱來的。確實，現在的社會，常常都會積是成非。爾瑪·邦貝克（Erma Bombeck）就有一次穿得像個勞工般走進一家醫院，在填寫就診表格時，她故意在職業欄上空白，不填上「作家」身分，沒想到卻被一個自以為是的護士，自作主張地將她的職業欄填上「家庭主婦」。作家難為啊！就像卡洛開玩笑說，寫作根本就是必須隨身攜帶的工作，否則我們就只能在孩子（卡洛有五個，我有三個）上學或是上床睡覺之後，才有時間寫些東西。

在這本書裡，查斯曾提到他不準備脫離中產階級：「畢竟，這令人懷念的中產階級生活，最適合我們。」我們之中絕大部分的人都屬於中產階級，即便在五〇、六〇年代交界，有許多人都極力否認這一點——然而牛仔褲和頭巾開始流行，裙子和珠寶則退流行了。我和卡洛參加在溫哥華召開的作家協會（Writer' Union）時互相開玩笑說：「我們似乎該把身上中產階級的味道都洗乾淨。」因為大多數的作家協會都不太願意自己的委員是由中產階級所選出來的。

最後，卡洛還是當選了作家協會的委員。她那珍·奧斯坦（Jane Austen）式的發言風格和她散發的傲氣，對極了場內那些人的口味。只是她自己的生長背景，也被血淋淋地攤開在所有人面前剖析。卡洛在《海蒂的舊約聖經歷代志》（The Heidi Chronicles）的書介中寫道：「六〇年代的女性主義，有如一艘在海上以對社會的憤

怒與不平之鳴為動力而急速航行的客輪。」這艘客輪甚至可以整裝成為一艘戰船，甚或一艘驅逐艦，摧毀那些與事實不符的謬論。

艾麗斯·莫道（Iris Murdoch）說過：「真相，永遠是文學技巧最好的試金石，而有能力的人則須具備勇氣才能發現真相。」小說無須玩弄技巧，每個作者都該認清玩弄性別技巧的虛幌。我們已經有太多腐化人心的小說，而我們真正缺乏的，其實是像卡洛這種，能為每一個擁有平凡卻快樂的家庭生活的女人做見證，說話鏗鏘有聲且睿智的人。因此我建議書商們應該多鼓勵，如葛洛莉亞·史坦能（Gloria Steinem）之流所發表，在男女平等的議題上，發人深省的文章。

我和卡洛曾經（我現在倒真希望沒有）遇見過葛洛莉亞·史坦能一次。開始著手進行這本書後的某天，我們在雷吉那（Regina）相約早餐。這次的會面因為兩人的意見相歧而有些不愉快，我們口沫橫飛地爭論著，該為主角取什麼樣的名字。為了平復心中的怒氣，我們冒著零下二十度的刺骨寒風，走到好幾條街外的一家書局。店裡幾乎沒什麼顧客，只有一位坐在椅子上，等著幫書迷簽名的女士。「那是誰啊？」卡洛在耳邊偷偷問我。「我覺得很像是葛洛莉亞·史坦能。」我也偷偷在她耳邊回答：「真的是她。」我們沒和她打招呼，因為卡洛覺得我們連她的新書都沒有看過，上前打招呼有些不好意思，我也這麼覺得。現在想起來，真是後悔。

我試著如何超越自己。因為卡洛想執筆男生的部分，所以我只好從佳絲琳受委託到渥太華擔任法律顧問，負責調查一件歧視女性（Feminization of Poverty）的案子寫起。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我把第一篇交給卡洛，並告訴她：「這是第一章了，我真想告訴妳我有多高興，與其為那些可能看得到，也可能看不到的讀者而寫，

我覺得，爲一定看得到這些文字的妳而寫，有趣多了。」

把文章像傳球一樣，丟過來，丟回去，真的是太·有·趣·了。「妳居然讓吉爾死了，妳真是個天才。」「還是妳覺得應該要讓吉爾復活？」我一邊大笑著，一邊寫下查爾斯在信末附註（P.S.）時，因爲生氣所寫的話：「去他的紫靴子。」

當我們需要寫到佳絲琳和查爾斯彼此都隱瞞了一些，不能告訴對方的事情時，我們差點要偏離原來書信格式的寫法。後來我們用「不寄出的信」，解決了這個問題。起初卡洛還很擔心，這本書最後會不會變成了「不忠實的故事」。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我來到溫尼伯時，我們就發誓要儘快把初稿完成。我住在卡洛家那幢，有著橡木地板、寬敞的大廳和一塵不染的樓梯，維多利亞式的美麗房子裡。一個冷冽的潮濕夜晚（對此，我不禁對溫哥華的雨洋洋得意起來），我們一同到學校欣賞卡洛編寫的一齣相當有趣的小型舞台劇——《出境·入境》（Departures and Arrivals）的演出。第二天我們便開始在餐桌上發憤圖強。我們其中一個把寫好的句子大聲唸出來，另一個人便在覺得需要修改的地方打斷，就這樣不停的修正、增加、刪改，甚至爲了該在哪兒斷句而爭論不已。一直到晚上五點，卡洛宣布將會有八個人到家裡晚餐爲止，我們才不得不中斷，把餐桌整理乾淨。

當晚的氣氛相當融洽，我們還請所有賓客一起參與討論《暫時單身》這個書名適不適合。有些人贊成，也有些人反對。可是沒有人（包括我們兩個）知道，不久之後這個標題會由一個敏銳的評論家（梅格·史坦士比（Meg Stainsby），她的評論附錄在小說的結尾

之後）點出這個書名的隱喻：（聖）保羅（St. Paul），在一封寫給哥林多人的信中強調，單身生活對活在婚姻關係中的男女來說，的確是很大的誘惑，不過，這個誘惑只是暫時的。就我們（其實只有我和卡洛）目前所知，這個書名是我們原創的，可是，如果不是呢？畢竟，人們常會自欺欺人。

卡洛很快就把重新修改過的兩章寄來給我，接著又在十二月寄來了一「大」章，信件內容是關於查斯承認他沒有宗教信仰確實是很怪異的事情。卡洛很擔心我會覺得這樣寫很怪，而無法接受。相反地，我覺得這封信「表達的很好，很令人同情，很感人」。

結尾已經呼之欲出了，我們一如往常將文章互相投遞。一九八五年的一月，我們開始把原稿寄給出版商。

我一直覺得如果能把小說改編成舞台劇一定很有意思。所以我便在九月時，把劇本的初稿寄給在法國的卡洛。而出版商一直到這時，才表示看完後會考慮，動作真的是太·慢·了。然後她在回信裡寫道：「狄薇娜確實比較適合在舞台上呈現，個性比較明顯而有趣，而且比較討喜。」小說一直到一九八六年春天，卡洛從法國回來後，都還沒有賣出去，於是我們又重新修改原稿。前面三分之一，卡洛在七月花了一個週末的時間修改，然後寄給我，這個部分的故事可能進行得有些緩慢，另外三分之一相當激烈火爆，最後的三分之一我覺得溫和多了。再一次修訂之後，我又開始把稿子寄給出版社，不過總計被退稿九次之多。劇本的改編工作則進行的很順利，同時，也被位於溫哥華的新戲劇中心（New Play Centre）熱烈討論。另外，我把劇本寄去參加「加拿大國家劇院（Canadian National Theatre）劇本創作競賽」，果然進入了決賽，評語是「能提振心靈」。

卡洛邀請我們一家人，在一九八七年的春天，到巴黎和他們共度一個星期。我在那裡讀到了《瑪麗·史旺》（Mary Swann）的樣稿，我覺得它應該會贏得州立文學獎（Governor General's Award）的首獎。不過，雖然已經入圍，它最後卻還是和獎座擦身而過。

小說的原稿被暫時丟在一邊。我在艾德蒙吞（Edmonton）參加一場研討會，無意中遇到朋友梅娜·桑瑪斯（Merna Summers），她提出疑問說，如果小說一直被放在抽屜裡不見天日，怎麼會有賣出去的一天呢？於是，她催促我多試幾家出版商，並且向我推薦卡度出版社（Coteau Books）。我到九月才把小說寄去，然後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五月，卡度出版社同意發行這本小說。六月，我們聽說一家北溫哥華的小劇團會在秋天時，用我的劇本公演。

那一年夏天，我和我先生在法國租了一幢渡假別墅（在卡洛買的房子附近）。我們再一次徜徉在六月夏的艷陽中，睜開眼可以看到風景秀麗的侏羅山脈（Jura mountains），耳畔響起的是草原上輕聲伴和的牛群。我們拿出原稿，為出版做最後修訂和編輯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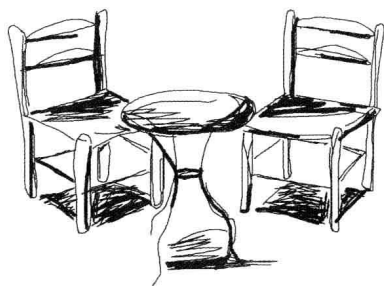
有一次卡洛告訴我，如果她不寫作的話，她一定會瘋掉。我想可能很多作家都是如此。佛洛伊德可能也很難解釋這種現象吧。無疑地，寫作，就像心理學所分析的，是一場引領我們在迷宮中尋求真相的探索，我們在迷宮中努力抓住一閃即逝的求知欲望，卻被歲月和遺忘的恐懼刺痛著我們的知覺。然而，只要有求知的欲望，我們便會努力尋求解答。

今年夏天，卡洛出席了西橋作家年度聯誼會之後，我們一塊兒坐渡輪出遊。回來後，卡洛很小心地問我，對於「變老」的一些想

法。我比卡洛的年紀要大。我反問她：「卡洛，妳是在問我生命的意義嗎？」然後我們倆一起大笑起來。我接著說：「我告訴妳吧，如果我找到了，我一定會打電話告訴妳的！」我停頓了幾秒，最後說：「如果妳不在家，我會把它留在答錄機裡。」

譯註：

1. 布倫貝里 (The Bloomsbury) —— 是由一群因為喜愛藝文的家庭、朋友、情人或是同事所組成的團體，位於英國倫敦的布倫貝里區，也因而得名。D·H·勞倫斯、吳爾芙都是其中著名的成員。
2. 歐特琳·莫瑞爾夫人 (Lady Ottoline Morrell) —— 生於英國的著名藝文愛好者，許多當時著名的文豪皆是她的座上客，1873-1938。
3. 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 二十世紀女性主義先驅，意識流小說家、評論家，1882-1941。
4. 賈辛頓 (Garsington) —— 與歐特琳·莫瑞爾夫人同為當時著名的一文愛好者，生卒年不詳。



香堤·萊雅飯店
渥太華，安大略省

9月2日

我最親愛的查斯：

你一定沒想到我會在掛掉電話十分鐘後，便提筆寫了這封信，驚訝吧！剛才我把兩張大床合併，躺在床上，想像我正躺在我們那艘會漏水的小船裡，在喬治亞海峽（Strait of Georgia）隨波逐流。當我想到我以前有多羨慕你，可以常常擁有獨自在飯店房間裡那種無拘無束的自由——像是在雷吉那（Regina）、維多利亞（Victoria）、艾德蒙吞（Edmonton）的時候，其實卻從來沒想過那種感覺有多空虛！

你知道我現在想做什麼嗎？如果我是男人，我一定馬上衝到酒吧（可是我不行，因為我一定會喝醉！），我必須克制自己！真該死！你知道你放在我手提包裡的那一小瓶威士忌嗎？（你真是太貼心了！）不過，因為我想再多放一本法律參考書，而行李箱裡沒有多餘的空間了，所以，最後我還是把它拿了出來。我現在只有一小小瓶從加航班機上帶下來的琴酒，可是那也只夠我當漱口水而已。這個房間空曠的讓我覺得像撒哈拉沙漠，而我活該讓自己口乾舌燥的在沙漠中爬行。

太慘了，因為接受這份工作，我竟然像被放逐一樣，被丟在這個空曠的房間裡。孤立的厚重棉被，窗簾被孤獨地綁在逃生架上，窗簾後面是一個可以打開的老式木窗（發霉了），底座勉強地支撐著。如果換一間比較小的房間，然後把這兩張實在過分寬敞的大床（兩個人睡一張，空間就已經很夠了，為什麼還要放兩張呢？真是奇怪），如果可以換成一張小一點的，舖上純白色床單的單人床，我的



失落感可能會少一點吧。是不是因為有人「做」得太激烈了，為了怕他們滾著滾著（還沒分開喔！）滾到了床底下，所以需要這麼大的床？嘿……嘿……，我看我還是別胡思亂想了吧！

從走出計程車開始，我就覺得自己看來像個十足的鄉巴佬。我沒注意到這家飯店的旋轉門和大廳差了一個階梯，如果不是門房的反應神經好的話，我一定會摔個狗吃屎（摔了個狗吃屎，難道這其中透露了什麼玄機嗎？），我根本無法掩飾我的緊張，我是說關於明天的事。明天我就要去見皮爾斯參議員了，我得穿著那件老媽說很便宜而一直要我買下來，那件深灰色查普曼牌子的洋裝（不過我根本不能脫掉外套，因為裡面穿的是那件很合身，有喇叭袖的海軍藍短上衣），然後提著一只女用皮製手提箱，向他自我介紹。我的天啊！你會怎樣面對一個參議員？我真該問清楚的。

我還記得我向恩萊先生請假時，他臉上那副懷疑的表情，還有他一邊搖著頭，一邊撇嘴冷笑說：「女性議題？」

跟我說我不會把事情搞砸了！我真的好需要你，如果你現在就能在我身邊，而不是在信件或是電話裡，我一定會覺得好安心。親愛的，放你一個人在家面對這麼多瑣事，我真的覺得好內疚。

我很高興聽到格雷的兩個目標。我一直想像著他像韋恩·葛瑞斯基（Wayne Gretzky）一樣搖頭晃腦滑冰的畫面。不知道為什麼，想到他那顆搖晃的小腦袋，就讓我覺得好欣慰。看著他們開始像個男人般，刻畫自己的英雄藍本：做個手執長矛打獵的獵人；或是做個在泥濘中挖掘戰壕，阻擋敵人的鬥士；或是在險峻



的大西洋上與巨浪搏鬥的舵手；接著可能又會幻想自己能夠成為攻城掠地的英雄。這該是每個小男孩都有的夢吧（那小女孩呢？我發現很少有人對小女孩的夢想有所著墨）！

我盡量試著不為格雷或米亞操心，甚至是自願在家操持家務的你。其實我們不應該把角色定位看得太嚴重，是不是？不過，我猜如果你父親地下有知，恐怕他要氣得從棺材裡爬出來。而你母親呢，如果我們告訴她，她的反應大概也不會好到哪裡吧。

明天開完會之後，我會再寫信給你。溫哥華現在是晚上九點（這裡已經是午夜了），不過我該讓那些滿腦子的空虛無力感平靜下來了。真後悔為什麼不多偷拿兩瓶琴酒。

好愛，好愛你，還有我們那兩個小傢伙。告訴他們我會再打電話給他們，否則他們會以為我不愛他們了。

愛你的
小佳

P.S. 天啊，我忘了那些扁豆！我想學做扁豆湯，所以買了兩大袋！我放在櫃子上面。如果不煮掉的話，真的好浪費喔！

P.P.S. 亮片！米亞在芭蕾舞發表會上要用到的。沒關係，我再想辦法好了。

